



張伯駒集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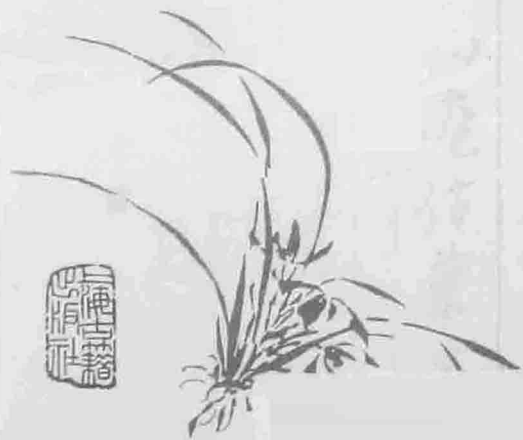


張伯駒集

保下

張伯駒 著

中之石



素月樓聯語

自序

中國對聯在世界上為獨有之文學藝術。因漢字之獨特構造，我國詩歌自然由古樂府發展到律詩，而對聯即律詩中之腹聯也。至清中葉後，福建盛行詩鐘，亦為對聯之一種。除五、七言外，更有四言、六言、八言，以至近於賦體、詞體之長短句。自來佳製如天造地設，雖鬼斧神工，難窮其妙。清梁章鉅曾撰《楹聯叢話》。民初慈利吳恭亨撰《對聯話》。兩氏之後更無撰者。是篇選錄兩氏所輯及其所未及聞者，共分（一）故事；（二）祠宇、名勝；（三）集句、嵌字、歇後；（四）由字之結構聲韻所生之巧對、諧聯四部。斯道雖屬雕蟲小技，然存其梗概，以便後學，不使成絕響可耳。

辛丑歲中州張伯駒序

目 錄

自序	391
卷一 故事	393
卷二 祠宇 名勝	419
卷三 集句 嵌字 歇後	446
卷四 巧對 諧聯	472

卷一 故事

《蜀檣杙》：蜀未歸宋之前，一年歲除日，孟昶令學士辛寅遜題桃符版於寢門，以其詞非工，自命筆云：“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。”紀曉嵐云：楹帖以此聯爲最古，五代以前有無楹聯則尚無可考。（按紀說不確。據《古今聯語彙集》載，惠山有唐張祜題壁聯云：“小洞穿斜竹；重街夾細莎。”較孟昶長春聯早出百餘年矣。）

吳越時，龍華寺僧契盈一日侍吳越王錢俶游碧波亭，時潮水初滿，舟楫輻輳。王曰：“吳越去京師三千里，誰知一水之利如此。”契盈因題亭柱云：“三千里外一條水；十二時中兩度潮。”時江南未通，兩浙貢賦由海達青州，時人稱爲駢切。

《澗水燕談錄》：初，歐陽文忠公修與趙少師概，同在中書，嘗約還政後再相會。及告老，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潁上。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“會老”，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。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，特置酒於堂，宴二公。文忠公親作口號云：“金馬玉堂三學士；清風明月兩閑人。”

《邵氏聞見錄》：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，文忠自監元、省元赴廷試，銳意魁天下。明日當唱名，夜備新衣一襲，懿恪輒先衣以入，文忠怪焉。懿恪笑曰：爲狀元者，當衣此。至唱名，果第一。後懿恪、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婿。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，再娶其妹，故文忠有“舊女婿爲新女婿，大姨夫作小姨夫”之戲語。

《茗溪漁隱叢話》：韓縝字玉汝，哲宗朝拜尚書右僕射。東坡云：韓縝爲秦州，酷暴少恩，以賊殺不辜去官。秦人語曰：寧逢乳虎，莫逢韓玉汝。孫臨最善滑稽，尤善對。或曰：“莫逢韓玉汝”，當以何對？

臨應聲曰：“可怕李金吾。”“可怕李金吾”，乃杜子美詩也。

《歸田錄》：寇萊公在中書時，嘗與同列戲語曰：“水底日爲天上日”，未有對者。會楊大年來白事，對曰：“眼中人是面前人。”

《獨醒雜誌》：楊大年美鬚髯。一日，早朝罷，至都堂。丁晉公謂時在政府，戲謂之曰：“內翰拜時鬚掃地。”楊應聲曰：“相公坐處幕漫天。”丁知其譏己，而喜其敏捷。

《娛書堂詩話》：梅聖俞終於都官，葬在宣城，俗呼梅夫子墓。有吊之者曰：“贏得兒童叫夫子；可憐名位祇都官。”

《老學庵筆記》：張真甫舍人爲成都帥，未至前旬日，大風雷，龍起劍南西川門，揭牌擲數十步外。真甫名震。或曰元豐末，貢院火，而焦蹈爲首魁。當時語曰：“火焚貢院狀元焦。”無能對者。今當以“雷起譙門知府震”爲對。

《墨莊漫錄》：蘇東坡在黃州。一日逼歲除，訪王文甫，見其家方治桃符，遂戲於其上書云：“門大要容千騎入；堂深不覺百男謹。”

《遯齋閑覽》：東坡嘗飲一豪士家，出侍姬十餘人，其間有一善舞者，名媚兒，容質雖麗而軀體甚偉。豪士甚愛，命乞詞於公，公爲句云：“舞袖翩躚，影搖千尺龍蛇動；歌喉宛轉，聲撼半天風雨寒。”妓赧然不悅。

《程史》：承平時與遼歡盟，文禁甚寬，輶客者往來，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。元祐間，東坡實膺是選。遼使素聞其名，思以奇困之。其國有一對曰“三光日月星”，遍國無能對者，以請於坡。坡曰：我能而君不能，非所以全大國之體，“四詩風雅頌”，天生對也，盍先以此復之。使如言，方共歎愕。坡徐曰：某亦有一對曰“四德元亨利”。使睚眦欲起辨。坡曰：而謂我忘其一耶，謹閉爾口，兩朝兄弟邦，卿爲外臣，此固仁宗之廟諱也。使出意外，大駭服。既又有所談，輒爲坡逆奪，使自愧弗如，及白溝往返，咋舌不敢復言他。

《後山詩話》：黃魯直有癡弟，蓄漆琴而不御，蟲蝨入焉。魯直嘲之曰“龍池生壁蝨”，而未有對。魯直之兄大臨，見牀下以溺器蓄生魚，問知其弟，大呼曰：我有對矣，乃“虎子養溪魚”也。

《高齋漫錄》：蔡京崇寧間罷相，出觀音院待罪。客有過之者，京泣曰：“京若負國，即教三子都沒前程。”好事者戲之曰：“兩行珠淚下；三個鳳毛災。”

《北狩行錄》：太上雖在蒙塵，每諸王問安，或賦詩屬對。有兩聯云：“方當月白風清夜”，鄆王楷對“正是霜高木落時”；“落花滿地春光晚”，莘王植對“芳草連雲暮色深”。

朱彧《萍洲可談》：其先公朱服，崇寧元年帥廣，正月游蒲澗，見游人簪鳳尾花，作口號，中一聯云：“孤臣正泣龍鬚草；游子空簪鳳尾花。”蓋以被遇先朝，自傷流落。後監司乃指此句以為罪，其誣注云：契勘正月十二日，哲宗皇帝已大祥，豈是孤臣正泣之時。讒口可畏如此。

《鷄肋編》：高宗南幸，舟方在道，每泊近岸，執政登舟朝謁，行於沮洳，則攝芒鞋。呂元直時為宰相，同列戲曰：“草履便將為赤舄。”既而傍舟水深，乃積稻稈以進。參政范覺民曰：“稻稈聊以當沙堤。”

《閑燕常談》：紹興乙卯夏，大旱，車駕在臨安，詔禁屠宰。諫議大夫趙霈上言：自來斷屠，止禁豬羊，而不及鵝鴨，請并禁止。舍人胡寅曰：一疏無二百字，而用鵝鴨字以十數。聞虜有“龍虎大王”，脫或入寇，宜以“鵝鴨諫議”拒之。

《鷄肋編》：靖康初，罷舒王配享；復置春秋博士；又禁銷金；時皇弟肅王使虜，為所拘留未歸；种師道欲擊虜，而議和既定，縱其去，不講防禦之備。太學生為之語曰：“不救肅王廢舒王，不禦大金禁銷金，不議防秋治春秋。”其後，胡人年年以秋高兵勁馬肥入寇，薄暑乃歸。越人至秋即隱山間，逾春乃出。人又以《千字文》為戲曰：“彼則寒來

暑往；我乃秋收冬藏。”

《齊東野語》：洪天錫君疇在閩日，嘗書桃符曰：“平生要識瓊崖面；到此當堅鐵石心。”蓋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稍沮也。

《鶴林玉露》：周益公、洪容齋嘗侍壽皇宴，上問容齋鄉里所產，對曰：“沙地馬蹄鱉，雪天牛尾狸。”又問益公，對曰：“金柑玉版筍，銀杏水晶葱。”上吟賞。又問一侍從，浙人也，對曰：“螺頭新婦臂，龜腳老婆牙。”四者皆海鮮也。

《研北雜志》：洪州“娉婷市”，五代時鍾傅侍兒所居，畢良史少董謂可對“溫柔鄉”。

《癸辛雜識》：高似孫疏寮守括日，有籍妓洪渠，慧黠過人，一日歌《真珠簾》詞，至“病酒情懷猶困懶”，使之演其聲若病酒而困懶者。疏寮極稱賞之。適有客云：“卿自用卿法。”高因視洪云：“吾亦愛吾渠。”遂與脫籍而去。

《宋季三朝政要》：紹定三年，上飲過度，史彌遠卧病，時人譏之云：“陰陽眠燮理；天地醉經綸。”

《稗史》：洪平齋愈新第後上史衛王書，自宰相至州縣，無不指摘其短，大略云：昔之宰相端委廟堂，進退百官；今之宰相招權納賄，倚勢作威而已。凡及一聯必如上式，末俱用“而已”二字。時相怒之，十年不調。洪自署桃符云：“未得之乎一字力；只因而已十年閑。”

《癸辛雜識》：陳宜中、曾唯、黃鏞、劉黻、陳宗、林則祖，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，一時朝紳和之。時人號為“六君子”。既貶旋還，時相好名，牢籠宜中為倫魁，餘悉擢巍科，三數年間皆致通顯。然夷考其人，平日踐履，殊有可議者。既而北兵大人，則如黃如曾數公，皆相繼賣降，於是有為之語曰：“開慶六君子；至元三搭頭。”

《老學庵筆記》：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，本以為恩。然中使挾御醫至，凡藥必服，其家不敢問，蓋有為所誤者；勅葬則喪家所費，

至傾竭資貸，其地又未必善也。故都下諺曰：“宣醫納命；勅葬傾家。”慶曆間始詔已勅葬而其家不願者，聽之。

《濯纓亭筆記》：元世祖初聞趙子昂之名，即召見之。子昂丰姿如玉，照映左右。世祖心異之，以爲非人臣之相，使脫冠，見其頭尖銳，乃曰：不過一俊書生耳。遂命書應門春聯，題曰：“日月光天德；山河壯帝居。”後率用爲新歲桃符，幾遍閭巷，而不知始自松雪也。

《堅瓠集》：趙子昂過揚州迎月樓趙家，其主求作春聯，子昂題曰：“春風閨苑三千客；明月揚州第一樓。”主人大喜，以紫金壺奉酬。

《輟耕錄》：俞俊籍松江上海縣，據其嫂爲妻。既而死，俊縛綵繒爲祭亭，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，書詩聯盤中云：“清夢斷柳營風月；菲儀表梓里葭莩。”蓋“柳營”藏“亞夫”二字，“菲儀”謂非人，“表梓”謂婁子，總賤倡濫婦之稱，葭莩皆是夫也。郡人莫不多其才而穢其行。挽聯則始見於此。

《揮塵詩話》：楊鐵崖在金粟道人顧阿英家，每食，主人必出佳醞，以芙蓉金盤令美妓捧勸。鐵崖出對曰“芙蓉盤捧金莖露”，有能對者，贈以此盤。一妓應聲曰：“楊柳人吹鐵笛風。”遂以盤酬之，一座傾倒。蓋楊號鐵笛也。

《堅瓠集》：相傳明太祖幸馬苑，建文、永樂同侍。太祖出對，屬建文、永樂爲對，云：“風吹馬尾千條綫。”建文對云：“雨打羊毛一片瓊。”永樂對云：“日照龍鱗萬點金。”太祖視之默然。

《金陵瑣事》：成祖殺方孝孺於聚寶門外，有門人廖鏞、廖銘撿其骨葬之，不封不樹，莫可認識。今諸縉紳立方祠於永寧寺後山，又聚土爲墳。上海徐鯨刻一聯於華表云：“十族遺骸埋聚寶；千年孤冢表長干。”

《都穆談纂》：沈石田嘗偕陳啓東會飲於吳太史家，時賀解元恩、陳進士策同在座，石田不善飲，酒至輒辭。啓東曰：吾有一對，君能

對之，當代君飲。石田頷之。啓東曰：“恩作解元，禮合賀其榮也。”石田應聲曰：“策爲進士，職當陳嘉謨焉。”蓋“其榮”爲賀字，“嘉謨”爲陳字，合座擊節。

《堅瓠集》：邱仲深學博貌古，而心術不可知。嘗與劉吉不協，劉作一聯書其門云：“貌如盧杞心尤險；學比荆公性更偏。”時論頗以爲然。

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：嘉靖間，一內璫銜命入浙，與司北關南戶曹、司南關北戶曹飲宴。璫欲侮縉紳，乘酒酣，爲對云：“南管北關，北管南關，一過手，再過手，受盡四面八方商商賈賈辛苦東西。”此璫故卑微，曾司內閣。工部某君所素識者，答：我須相報，但勿瞋乃可。遂云：“前掌後門，後掌前門，千磕頭，萬磕頭，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。”璫大慚恨，至欲攘臂，二司力勸而止。

陳眉公《見聞錄》：李西涯東陽善謔，居政府時，庶士進見，西涯曰：今日諸公試屬一對，句云：“庭前花始放。”衆哂其易，各漫對之。西涯曰：總不如“閣下李先生”也。衆一笑而散。

《柳南隨筆》：紹興府城外，三江濱海地也。居民每有其魚之歎。太守湯紹恩創建宿應閘，水患始息。後人立祠，乞徐青藤撰聯云：“鍊石補星辰，兩月興工當萬曆，續禹之緒；鑿山振河海，千年遺蹟在三江，于湯有光。”兩用成語，一切其事，一切其姓。越人常稱道之。

《堅瓠集》：萬曆辛丑九日，焦弱侯招同人登謝公樓。一友曰：嘗見欽天監柱聯云：“夏至西逢三伏熱；重陽戊遇一冬晴。”今諺云夏至有風，重陽無雨，皆訛傳耳。按今時占驗語，上句作“夏至有雷三伏冷”，下句亦作“重陽無雨一冬晴”，往往有驗。

《鶴林玉露》：陳白沙行狀載：有李某裹糧自嘉魚從學白沙，凡二年。先生服食行纏待之如子弟，後築楚雲臺以居之。臺榜聯云：“有月嚴光瀨；無金郭隗臺。”其欲來天下之善蓋如此。

《堅瓠集》：天啓中，一巡按爲逆璫魏忠賢建生祠，題楹柱云：“至聖至神，中乾坤而立極；允文允武，並日月以常新。”錄其辭以獻魏忠賢。魏讀之不解，問左右何事說到黃閣老？蓋黃立極者，同時宰相之名也。左右曰：某御史與爺作對耳。魏艷然色變，曰：多大御史敢與我作對。趣召緹帥拘之。左右爲之再三解晰，始喜。

明末，李忠肅都憲邦華，聞外城陷，遂棄家移宿於文信國祠中。李亦吉水人，既北面再拜，復就信國位前三揖曰：邦華鄉邦後學，合死國難，請從先生於九泉矣。遂以白繒繫於信國之龕柱而死。後其鄉人換題新額爲“二忠祠”。又題楹柱云：“後死須知無二道；先生豈願有忠名。”幾於千金莫能易一字矣。

相傳，倪鴻寶詣呂晚村，呂揭一聯於堂楣云：“囊無半卷書，惟有虞廷十六字；目空天下士，祇讓尼山一個人。”後呂詣倪，倪亦揭一聯云：“孝若曾子參，纔足當一字可；才如周公旦，容不得半點驕。”

歸元恭與顧炎武有“歸奇”、“顧怪”之稱。元恭嘗自署聯於其門云：“兩口寄安樂之窩，妻太聰明夫太怪；四鄰接幽冥之地，人何寥落鬼何多。”又署樓額曰：“推仔樓。”人多不解其意，蓋才子佳人四字合抱也。

《南亭筆記》：清初，尚可喜封王之後，一日讌諸文士，令以己名爲對。諸文士皆沉吟未就。一童突出席間，曰：可對漢之“直不疑”。尚大悅，重賞之，令掌文牘。

吳三桂叛清志既決，令所部秣馬厲兵，徐圖發難，爲妾弟某所告發。清康熙帝不信，派人覘吳作何舉動，將爲之備。使者抵滇，住吳所設逆旅中，厚賂旅店夥。店夥不敢隱，首其事於吳。吳恐官軍掩至，倉卒不及防，擬設計緩之。值歲闌，乃作桃符榜其所居門曰：“帝力于我何有；臣清恐人不知。”使者留月餘，無所獲，僅以所見聯語歸述於帝。帝大笑曰：“此老果不反，彼告者，過也。”及事起，疏入，帝方沐，擲冠於地曰：“忤奴誑我。”

錢謙益爲明禮部尚書，自署聯云：“君恩深似海；臣節重如山。”及人清，亦爲禮部尚書。有好事者爲續聯尾各一字云：“君恩深似海矣；臣節重如山乎？”

宋犖巡撫江蘇，前後二十年，嘗建滄浪亭，修唐伯虎墓。巡撫署東西轅門有橫榜爲“澄清海甸，保障東南”。有人各加三字爲聯云：“澄清海甸滄浪水；保障東南伯虎墳。”亦雅謔也。又宋自題滄浪亭聯云：“共知心似水；安見我非魚。”或易“水”爲“火”，易“魚”爲“牛”，以合其名。

王漁洋以“妾似桐花，郎似桐花鳳”詞，人稱“王桐花”。崔不雕以“黃葉聲多酒不辭”，人稱“崔黃葉”，正以爲對。

長洲韓茨曾考四等，後登會狀，故其家有“四等秀才，一甲進士”門燈。當未第時，授讀蒙館，而館主人識丁不多，復強作解事，往往干預館政，將經書句讀點破。韓偶與爭，即謂汝是四等秀才，曉得甚事？韓亦忍受而已。一日，生徒讀《曲禮》“臨財毋苟得，臨難毋苟免”，“毋”字誤讀作“母”字。有吳中名士適過門，聞而竊笑，不知是主人所授，非韓意也。遂高作七字語譏之曰：“曲禮一篇無母狗。”令作對，韓對曰：“春秋三傳有公羊。”其人大服，詢姓名而去，韓由是知名。

康熙時，開局專修《尚書》。工部尚書王頊齡被命爲總裁。纂修、協修皆特簡，一時稱稽古之榮，惟《尚書》卷帙無多，竣事易，而撤局速。又，王頗蓄姬侍，皆有所出，而平日宦囊故不甚豐。其長子圖炳官春坊庶子，恒以分產不給爲慮。或戲以聯云：“尚書祇恨尚書少；庶子惟嫌庶子多。”

鈕玉樵云：茗中吳磐家饒於資，工書博學。甲申後絕意進取，然負氣甚高，未能韜晦。順治中，官方山兵備道吳興，與之友善，因重修逸老堂，乞其長句一聯鐫懸堂柱。吳書聯云：“臺閣重新，問蒼穹英雄誰是，有補天巨手，回日瑠戈，待整頓乾坤再來杯酒；江山無恙，歎風流前輩何存，但古道斜陽，冷煙衰碣，盡悲涼人物止剩寒鴉。”詞既悲

壯，書復矯健。有怨家潛錄其語，以吳陰蓄異謀，首之帥府。禍幾不測，方山知之，乘夜撤去，力為回斡，費千餘金，事始已。

《茶餘客話》：錢名世送某權貴聯云：“分陝旌旗周太保；從天鐘鼓漢將軍。”因之謫官。某權貴即年羹堯也。

悼亡聯悽哀而兼綺麗，頗難。學士余集悼亡聯云：“濟艱辛，嘗險阻，貧家婦信難為，痛今朝鏡破釵分，欲圖夢影重圓，除異世再同青玉案；習荆布，厭綺羅，半生儉應可法，奈塵海颺馳電掣，贏得褶痕如舊，到秋宵怕檢縷金箱。”此則不愧才人之筆。

《畫舫錄》：岳鍾琪以名將兼通文墨，嘗訪舊好蜀僧大岳於揚州樂善庵，庵即譯經堂舊址。岳即席贈以聯云：“有月即登臺，無論春秋冬夏；是風皆入座，不分南北東西。”

沈廷芳贈董文恭誥聯云：“著書臺迴名繁露；人畫山多學富春。”一切姓，一切地，又切其善畫也。

鄭板橋有贈焦山長老聯云：“花開花落僧貧富；雲去雲來客往還。”此聯墨跡，嘉道間猶存山中。又板橋自題書齋聯云：“咬定一兩句書，終身師保；栽成五七竿竹，滿目兒孫。”語句詼諧，寄托亦高。

浙江巡撫王亶望，納蘇妓名卿憐者，亟寵眷之。嘗署聯於秘室云：“色即是空空是色；卿須憐我我憐卿。”後王以墨敗，王死後卿憐又歸和坤。未幾，和又敗死，卿憐歸老于吳。嘗賦七絕，備言兩姓盛衰本末。士大夫多有能舉其詞者。

果勇侯楊芳有自撰楹聯云：“忌我何嘗非賞識；欺人畢竟非英雄。”殊有丈夫氣。

《秋聲館詞話》：吳縣石韞玉以修撰外放湖南按察使，會屬邑有以強姦訟者，石以事無確證，批牘中用“難保無”三字作轉語。後其事上聞，以書生掉弄筆頭罷官。石意不能無慊，恒笑謂人曰：“難保無”正可對“莫須有”也。

《說部擷華》：歸安閔鶚元中丞九歲時，其外舅尚書毛公於元宵宴客，中丞以舊姻與焉。時天陰無月，公作對屬客曰：“元宵不見月，點幾盞燈爲河山生色。”是日適屆驚蟄，中丞對曰：“驚蟄未聞雷，擊三搥鼓代天地宣威。”公大稱賞，遂以女妻之。人謂十四字媒。

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：嘉慶中有曹姓人爲彭澤令，其友贈一聯云：“二分山色三分水；五斗功名八斗才。”一切官地，一切姓，運典恰切。

《續消夏錄》：張明經晴嵐除夕自題門聯云：“三間東倒西歪屋；一個千錘百鍊人。”適有鍛鐵者求彭信甫書門聯，信甫戲書此二句與之。兩家望衡對宇，見者無不失笑。二人本辛酉拔貢同年，頗契厚，坐此竟成嫌隙。

元和黃穀原均工書畫，嘉慶間供奉內廷有年，後出官湖北，淡於進取，引疾歸里，小有園林，日以筆墨自給，有“辭官賣畫”小印。嚴問樵曾贈以聯云：“關心夜雨疏簾，費半盞寒燈，爲來日謀朝齋夕韭；回首春風上苑，剩一枝秃管，與諸君寫近水遙山。”穀原大喜曰：“此即余賣畫招牌也。”

杭州詩僧六舟達受工草書，善畫墨梅，并精金石篆刻。阮文達元稱爲金石僧。江夏陳鑾巡撫江蘇，延至吳門滄浪亭畔大雲庵。齊梅麓贈以聯云：“中丞教作滄浪主；相國呼爲金石僧。”

《桐陰清話》：阮文達元平蔡牽得其兵器，更鑄秦檜夫婦像跪岳王祠外。好事者製一聯作夫婦問答口吻木書之，其一繫檜頸云：“咳！僕本喪心，有賢妻何至若是。”又一繫王氏頸云：“啐！婦雖長舌，非老賊不到今朝。”阮一日謁廟見之，爲狂笑。

乾隆時，狀元秦大士，江寧人。秦檜亦江寧人。人以爲檜後。大士到西湖，人故以請其瞻拜岳墳並題聯，秦不得已，題云：“人從宋後無名檜；我到墳前愧姓秦。”

宋室南渡，趙鼎爲朝廷柱石，後爲秦檜所擠陷，竄逐南荒，憂憤而

死。終前自書墓中石銘旌云：“身騎箕尾歸天上；氣作山河壯本朝。”

《粟香隨筆》：丹徒嚴問樵罷會試出都，道山東，旅資告罄。時通州徐樹人爲泰安知府，初未謀面。嚴投以聯云：“千里而來，徐孺子可容下榻；一寒至此，嚴先生尚未披裘。”徐亟款留之，並贈厚贖。

《兩般秋雨庵隨筆》：葛秋生慶曾齋中懸一聯云：“書似青山常亂疊；燈如紅豆最相思。”語極清新。“青山”句，秋生自擬；“紅豆”句，則許溟生太史乃普所對也。

《竹葉亭雜記》：嘉慶戊辰庶常散館崇綬改三等待衛，以庶常改武職，從未之有。同時步軍統領（俗稱九門提督）文寧爲侍郎廣興所訐降編修。都中有一聯云：“翰林充侍衛；提督作編修。”文武互易，天然對偶。

有某君自署楹聯云：“將雪論交人盡熱；與梅相對我猶肥。”語極高雅。

咸豐庚申，京師失守，于時瑞常爲步軍統領，有人爲聯云：“三國謀臣巴夏禮；八門提督瑞芝山。”蓋英人巴夏禮銜下獄之辱，英法美聯軍內犯，特爲之主謀；而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，聯軍既從東直門入，則九門僅餘其八也。

林文忠公則徐巡撫江蘇，時府同知續立人頗用事，或投聯于其輿中云：“尊姓本來貂不足；大名倒轉豕而嘯。”續怒持白文忠，請究其人。文忠笑曰：自蘇州設同知以來，官此者不知幾百千，能舉其名者幾人，得此雅謔，君不朽矣，又何愠焉。續慚而退。

林文忠在河工自題居室聯云：“春從天上至；水自地中行。”氣象闊大。又贈河丞張某聯云：“乘槎直到牽牛渚；載筆同游放鶴亭。”切地切姓，工妙自然。又贈沅陵知縣某君聯云：“一縣好山留客住；五溪秋水爲君清。”譽其官清，極新穎。

無錫鄒鳴鶴以桂林巡撫棄城罷歸，主講東林書院。偶因細故，與

諸生齟齬。明日，忽見廳事題一聯云：“部院難爲爲掌院；桂林不守守東林。”鄒見之曰：是不可一日居矣。遂出從戎，旋殉難，予諡，開復原官。

咸豐時，肅順當國，喜羅致文士。王闈運、高心夔皆游其門。高久不第，一歲成進士。覆試後肅索其詩稿，悄通關節，乃詩十二文韻，高誤押十三元，榜出置四等。及朝考，詩題限十一真韻，高又誤押十三元。肅見之，頓足曰：該死。遂又列四等。闈運調以聯曰：“平生雙四等；該死十三元。”肅聞爲捧腹。其後，高爲某縣知縣，舉行考試，初覆發卷，試者環案擠立。一人曰：“高心夔”對水滸之“矮脚虎”何如？高聞之，遽曰：甚佳，甚佳。一時傳爲美談。

曾國藩贈彭玉麟聯云：“馮唐易老，雍齒且侯，三字故將軍，匹馬短衣春射虎；左抱宜人，右弄孺子，孤山林處士，蘆簾紙閣夜談龍。”彭善畫梅，退居西湖，故下聯及之。又贈何氏寓宅聯云：“千頃太湖，鷗與陶朱同泛宅；二分明月，鶴隨何遜共移家。”何江陰人，晚年罷官，寄寓揚州，以詩酒自豪。亦自有一聯云：“釀五百斛酒，讀三十年書，于願足矣；製千丈夫裘，營萬間廣廈，何日能之。”氣勢亦盛。

曾國藩以二甲進士未得翰林爲憾。一日，曾往訪左宗棠。左新納妾，久始出。曾問故，左曰：適在小妾室，妾方洗脚，闖者未便入報耳。曾出聯云：“看如夫人洗脚。”左即對曰：“賜同進士出身。”曾大慚恚。

太平天國建都金陵，正殿懸長聯云：“維皇大德曰生，用夏變夷，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，歸我版圖一乃統；於文止戈爲武，撥亂反正，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，列諸藩服千斯年。”傳爲洪秀全自撰，或爲李秀成撰，均不可考。又李秀成題寢殿聯云：“馬上得之，馬上治之，造億萬年太平有道于弓刀鋒鏑之間，斯誠健者；東面而征，南面而征，救廿一省無罪順民于水火倒懸之會，是曰仁人。”此作足令小儒失氣。

奉新許振禕官河督，喜獎拔人才。某進士需次到省，久無差委，